

回望《那些憂傷的年輕人》



今年的香港書展，知名作家、傳媒人許知遠應「一本讀書會」之邀，以「二十五年之後」為題，回望他個人寫作與思想演變的軌跡。二十五年前，許知遠出版成名作《那些憂傷的年輕人》，用敏銳而憂傷的筆觸記錄下千禧年前夕一代青年的精神迷惘與對時代的叩問。二十五載光陰流轉，今次講座他回望當年的寫作，以當下目光重新審視彼時那個「憂傷」的年輕人，並給同樣迷茫的年輕人建議。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丁寧

圖：一本讀書會提供

許知遠：人生如探戈，在迷茫中擺盪

►許知遠回望個人寫作與思想演變的軌跡。



講座開始，主持人便辛辣提問：「再回顧這本書的時候，有沒有哪一頁是非常想撕下來的？」許知遠說：「坦白講，我的內心很複雜……我很少回看自己寫過的東西，這次為了紀念版，也只是翻了翻第一篇《那些曾經年輕的人啊》，便沒再好意思往下讀。」他回憶道，文中寫到了年輕時的偶像李敖和崔健，在二十多年前的那個世紀末，他竟以一種近乎武斷的姿態，固執地批判他們已經老了。「如今再看，我的年紀早已超過了我當年批判崔健時的歲數，這不禁讓我後背發涼，暗自驚詫：這個年輕人，怎能如此厚顏？」他直言，那種充斥着自以為是、語句繁複的表達，現在讀來實在令人尷尬。「當然我也明白，那文字是特定時刻的產物，它竟能存續二十五年並影響兩三代人，這讓我在『自鳴得意』與『不好意思』之間反覆搖擺。」

許知遠認為，那篇文章是他潛意識裏的一種宣示。當時二十出頭的他在北大讀書，成績糟糕，對現實的校園生活充滿失望。「那時的世界在我眼中是線性的，未來可期。我們這代『70後』自認將擁抱一個更全球化的時代，擁有更寬廣的知識譜系。所以那篇文章，像是我們這代人的一份『個人聲明』：我們來了，你們可以退場了。」然而如今快五十歲再回頭望，他才明白歷史並非線性，並非一代必然優於一代，「最好的時代或許已然過去，歷史是蜿蜒、旋轉甚至可能倒退的。但那種青春時代的雄心與自以為是，如今看來，倒也有幾分可愛，是每個人年輕時應有的階段。」

許知遠指出，《那些憂傷的年輕人》的創作初衷，源於靈魂中一種逃離的衝動。「我不想學電腦，對北大充斥的托福廣告感到厭倦，我不明白為何受歡迎的是光華管理學院，而不是歷史系或哲學系。」現實與理想的巨大落差，那種內在的緊張感，驅使他躲進宿舍，在老式電腦前敲下這些文字。「我逃向師兄梁遇春，梁遇春逃向英國的查爾斯·蘭姆，我們都在通過時空的穿梭尋找慰藉。」儘管當年住過的宿舍樓早已拆除，但許知遠相信，書中所描繪的那種迷茫與探尋，或許能讓那座樓以另一種方式留存下來。那麼，即將年過半百的許知遠是否找到了迷茫的解法？許知遠坦承，「其實並沒有，我只是習慣了……人生沒有解決方案，就在中間擺來擺去。」

他將迷茫和確定性兩種狀態做了比較：



●「一本讀書會」邀請許知遠以「二十五年之後」為題舉辦講座。



●許知遠為讀者簽書並合影。

「比起迷茫，確定性反而更為可怕，它像走正步般僵化，而迷茫則如探戈，有迴旋，有韻律。它不一定通往前方，也可能通往左邊，右邊……但人生本就不是一條直線，而是一個網，它可能通向大海，也可能通向草原。」所以，他始終欣賞那些能對生活保持一份疏離感的人，「人不能夠全部擁抱自己的生活，否則就會被生活吞噬掉，要懂得旁觀自身，總覺人生尚有另一種可能。」

當下的年輕人面臨雙重夾擊

關於「70後」，許知遠引用了哈羅德·羅森堡的話——「一代人的標誌並非時尚或者行話，而是在於內心的使命感，或許是道德上的，或許是社會變革上的，若迴避這種使命感，這一代便流於輕浮。」他認為他們那代人，在商業與技術層面藉由全球化和互聯網浪潮完成了巨大的版圖構建，重塑了日常生活的基礎。「但在文化與教育領域，我們做得遠為薄弱，更多是在延續1980年代思想者的精神脈絡，我們守住火種卻沒有實現突破，這是我們未竟的使命。」他指出原因，21世紀的最初十年是技術與商業急速擴張的年代，但人文領域的空間則被大幅壓縮。他強調：「個體並非總能超越時代，創造力不是內在能量的自發迸發，而是在與時代、他人和社會的互動中形成的，正如香港電影的黃金時代就是一個特定時空下的創造力聚合的產物，如今已經不可復現。」

許知遠引申出對於當下正處在地緣動盪格局、AI技術顛覆、社會撕裂加劇的年輕人的深切的理解與關切。「現在的年輕人，比我那時更為不易……他們面臨着雙重夾擊：一方面是高度的社會規範性壓縮了青年的探索空間，校園教育趨於固化，成長路徑愈發單一；而另一方面是鋪天蓋地的資訊洪流，手機如同一個吞噬注意力的巨獸，讓人從早到晚疲於奔命。」

「資訊過剩且高度同質化，剝奪了人內心所需的『留白』。深刻的感悟、純粹的詩心、深沉的思考，都需要時間來醞釀。而當下的喧囂時代，正在剝奪他們自我沉澱的能力。」他引用紐曼天主教的觀念指出，「大學的意義在於激盪年輕人的詩心，」這在當下依然振聾發聵，「大學的使命不在於培養標準化的成功者，而在於包容年輕人切實實際的探索、無目的的熱愛，守護年輕人的浪漫與赤誠，為這個世界帶來新的色彩。」

他建議年輕人，「面對這種時代的巨變，我們得重新審視自己的工具箱，更重要的是，要聽從內心的召喚，明確自己『相信』什麼。人生的大部分關鍵抉擇，往往源於情感的衝動而非理性分析。我們終其一生，都處在『半溺水』的狀態，但正是在這種掙扎中，人才能激發出意想不到的生命力。你們身上的潛力，遠比你們想像的要多。」他鼓勵年輕人要主動保衛自己的生活和精神世界，與碎片化和同質化的時代作鬥爭，拉長自我思考和情感沉澱的完整時間。他甚至鼓勵年輕人可以去做一些大膽和荒唐的事情，那並不會毀滅自己的生活。

對於當下席捲全球的AI浪潮，許知遠指出，如今我們正在進入一個極不平等的時代，「AI領域以極少數人和資本壟斷了巨大的注意力與資源，而其他行業所得甚少，這種懸殊不僅撕裂了社會，也帶來普遍的無力感和『羞辱感』。大多數人並不知道AI在做什麼，甚至部分從業者也不明了，只是被迫跟隨。」過去的信念如「讀書改變命運」，正變得逐漸弱化，但是，「AI擁有所有既有的經驗資料庫，它無法複製獨屬於個體的、即時的肉身體驗。」這些個體行走世間的稀碎感受、瞬間心緒、茫然求索，這些無法被預測和歸類、無法被標準化、莫名的、甚至包含茫然的東西，將會變得愈發珍貴。「每一代傑出的人，都是那些發現自身最獨特之處的人。你們現在要做的，不是順應那個清晰但狹窄的藍圖，而是去發現自己那個沉默的感受。」

觀點

儘管對當下充滿憂思，許知遠對未來卻並不悲觀。「我們會看到很多令人不安的現象，但我也預言一次巨大的人文復興將到來。當一個人人如此不浪漫、如此實用主義的時代走到極致，必有一次浪漫主義的反叛。我們會看到思想的、情感的『游擊隊』四起，以對抗那個巨大的歷史怪獸。歷史告訴我們，你以為一切中斷時，它總會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冒出來。」他認為AI的泡沫也終將破裂，人類終將以更理性的方式與之共處。

他舉出一個身邊朋友的例子：「我有一個研究人類學的朋友，他在研究一個只有三千人的小部落，而他覺得這是件『很酷』的事。」他認為未來將湧現許多思想的、情感的「游擊隊」，建立各自的「綠洲」，以對抗巨大的歷史怪獸。「要相信，即便在資訊汪洋中，你也能學會游泳，建立自己的綠洲，進行微小的反抗。」他說：「每個人都應該反抗自己的時代。」

活動尾聲，許知遠重提2011年版序言中的一段話，並視之為跨越時間的共鳴：「如果這本書能夠贏得一些讀者，一定與這種自我掙扎有關。一個年輕人如何面對現實與理想的距離？如何剖析自己的內心？如何確立與社會的關係？怎樣尋找自己的歷史坐標？它不僅是我個人，也是我這一代，乃至每一代人都面臨的問題。時代會變遷，技術日新月異，新制度取代舊制度，這一旅程從不會終結。」

講座的最後，收束在一個非常浪漫的話題上，一個年輕的女孩站起來，向現場觀眾分享了自己喜歡的男孩，她的語言大膽而熾熱，「他身上那種自由的感覺很吸引我，我為他寫了故事和詩歌，他就像我窗外的原野，是流動的綠色和浪漫的紫色，但我擔心他身上那些像火的東西會灼傷我，我很珍惜這種緊張感和他帶來的幻想，我不知道應該和他保持一個怎樣的位置？」

現場的觀眾都笑了起來，許知遠說：「就先燒唄……你這麼年輕，使勁燒也燒不成灰，把他燒成灰也可以，這種燃燒多麼地愉快，就算這個燒成灰，下一個也會出現，這會帶來痛苦，但也會成為一種重要的燃料。」許知遠說，「我們愛一個人是愛他的全部，討厭一個人也是討厭他的全部，不要擔心，那一天一定會到來。有一首歌叫《戀愛症候群》，兩個人最初遇到對方非常興奮，嘖嘖喳喳恨不得告訴全世界，這個世界逐漸縮小到只包裹他們兩個人，後來他們厭倦了對方，但分開之後又彼此懷念，這場相遇仍然改變了他們。」而這種燃燒和不理性的衝動，或許就如許知遠所說，是個體對時代最微小的反抗。



●觀眾於講座現場聆聽許知遠的分享。

把生活過成詩——黃維樑《迎接華年》永不言老

●文：劉志義

書評

《迎接華年》，一本薄薄的書，是黃維樑先生十五年前的舊作，卻煥發新意，滿是厚厚的濃情，讀之，像沐浴早上八九點鐘升起的太陽的感覺，我想大聲喊一句「青春萬歲」。

先生與《青春萬歲》的作者王蒙有忘年的交情。作為享譽中外的人民藝術家，王蒙2021年4月13日在讀了先生的專著《文心雕龍：體系與應用》時，有妙評如「獲益良多，拍案稱快，五體投地，讚頌恨遲」的言語，極盡讚美，也道出了我心裏頭想說可又不知怎麼表達才能達意的話，因為這兩本書我都有，我喜歡後者勝過前者，可用時最多去讀的，還是前者的這本《迎接華年》。

這是一本先生用文學的語言寫成的學者式散文集，讀着就像在讀梁實秋的散文似的，長長短短四十多篇，短文居多。實際上，梁實秋也出現在《迎接華年》第二輯「學文」的第三篇《海邊傳來的哀音》裏。黃先生二十多年前在青島海洋大學任客座教授，海大的前身是國立青島大學。八

十多年前的梁氏翻譯莎士比亞戲劇正是從這座城市的這所大學起步，從先生文中描寫的筆調能夠體味到，他對梁實秋終於完成煌煌大著——莎士比亞全集的翻譯充滿敬意，他的散文風格像梁氏，良有以也。

本書文章分為五輯。我從「序文」讀出了一個「人」字，從「學文」輯讀出了一個「仁」字，從「親文」輯讀出了一個「愛」字，從「同文」輯讀出了一個「情」字，從「遊文」輯讀出了一個「真」字，從「雜文」輯讀出了一個「誠」字，從「附錄」讀出了一個「夢」字。我從中讀出了先生的三顆心：童心，龍心，中國心。

明李贄有「絕假純真，最初一念之本心」的「童心」說。拿到八十元一篇的稿酬，先生誠然喜悅的神情溢於言表，這是先生剛踏入社會時「純正」「清通」之作的勤奮所得。小學時候的先生第一篇投出去的文章在《星島晚報》兒童版登出，由手寫的文字變成鉛字，這一刻的喜悅，先生說他「學生難忘」，是活潑潑的

一顆童心。中學時期的先生早就讀過《文心雕龍》的《物色》篇，在新亞學院上大學時聽過潘重規先生的《文心雕龍》課。潘先生是老一輩龍學大家的資深者，是龍學奠基人黃侃師的乘龍快婿，先生的這顆龍心正是在潘老的最初吸引下逐漸萌芽壯健起來。他2000年在鎮江市《文心雕龍》國際研討會上喊出「讓雕龍成為飛龍」的口號，至今鼓舞人心。先生的這顆龍心和他的中國心緊緊連到一起，正如他在書中「關懷中國文化，包括香港文化」專節裏所說：「研究《文心雕龍》，發揚1500年前中國這部經典的文學理論，讓雕龍成為飛龍，則基於一顆中國心」是他真心的告白。

先生上世紀六十年代末求學美國，師從陳穎（David Y. Ch'en）先生。陳教授是1949年後從台灣留學美國第一個獲得比較文學博士學位的華人。「陳穎師對李賀、濟慈的感性世界深有體會，既說艾略特，又論錢鍾書，出入中西兩個高雅精緻的詩歌傳統。」這是先生在書內《向大國

取經：留美七年之「養」》篇裏對陳穎師學問的點評，難怪先生莫逆於錢老，常引用錢氏「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名句在其著述中，原來他的陳穎師早就在「論錢鍾書」了，三人知心、知己、知音也。

《迎接華年》書名裏的「華年」，先生有各種名目的解釋，但我讀出的「華年」則是永遠年輕不顯老、不服老、「不知老之將至」的意思。先生愛生活，生活也愛先生。採訪他的人都說先生是余光中大師的研究專家，我就沒有特別留意這點。先生是個有情有義的人，我從此書讀出他們是俊友。文學青年時的先生喜讀余先生的詩文，到了後來，他們成為亦師亦友的忘年交。我也喜歡余光中的詩，特別是他寫的那首雨傘詩，大意是說「傘啊，陽光時為你收起，雨天時為你撐開」。多少年來牢牢記在我心裏。讀《迎接華年》才知道，我和先生同在一片福田，美麗的蓮花山出現在他的筆下，他住在山的那頭，我住在山的這頭。